

## 論原始閩語咸攝合口三等字的擬測及其層次

吳瑞文

### 摘要

Norman (1981) 曾以八種閩語方言的材料，利用可靠的同源詞及嚴謹的比較方法擬測出一套完整的原始閩語韻母系統 (Proto Min final system)。從《切韻》的觀點來看，原始閩語韻母雖然涵括中古十六攝，不過其中沒有咸攝合口三等的同源詞。本文的目標就是在現代閩語中找出咸合三同源詞，並擬測它們的原始形式，進而探討其中存在的層次問題。在廣泛比較閩南、閩東以及閩北這三類閩語次方言之後，我們發現原始閩語中至少有三個可靠的咸合三同源詞。它們分別是：「泛」(不實、空虛) \*pham5、「範」(樣本) \*piam6 以及「范<sub>姓氏</sub>」 \*piam6。其中 \*-am 和 \*-iam 這兩個韻母的性質是白話音，相應的文讀音是 \*-uam / \*-uap。關於兩類白話音的早晚問題，本文以「三等介音 \*-j- 的有無」為判斷指標，指出 \*-am 來自上古談部，\*-iam 來自中古咸合三，文讀音 \*-uam / \*-uap 則是晚唐五代之後才傳入的。根據音韻及語義兩方面的線索，本文連帶考證臺灣閩南語中 phan5 a3 (指笨蛋或容易受騙上當的人) 一詞的本字是「泛罔」。

關鍵詞：原始閩語、咸攝合口三等、層次、比較方法、歷史語言學

---

2019/05/16 收稿，2019/11/22 審查通過，2019/12/24 修訂稿收件。

\* 本文初稿曾於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國立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合辦：「2019 第 17 屆國際暨第 37 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2019 年 5 月 4-5 日) 上宣讀，獲得講評人嚴立模教授、業師楊秀芳教授以及其他與會學者的寶貴意見，特此致謝。投稿後獲得兩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他們於肯定本文內容的同時，也提出友善、客觀且具建設性的修訂意見，使我們行文更為縝密並減少若干疏漏，亦申謝忱。本文為個人科技部研究計畫「現代閩語、吳語及贛語中的古江東方言層次 (II)」(MOST 106-2410-H-001-044-MY2) 之部分研究成果。最後，本文中的任何錯誤，其責均在作者。

\*\* 吳瑞文現職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

#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ird Division Rounded Cognates of the Xián Rhyme Group in Proto Min and Its Strata Analysis

Wu Rui-wen

##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liable cognates and rigorous comparisons of eight Min dialects, Norman (1981) reconstructed a complete Proto Min final system. Althoug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Qieyun*, the Proto Min finals include the 16 rhyme groups of Middle Chinese, there is no third division rounded cognate of the Xián rhyme group (咸攝). In this paper, my purpose is to reconstruct the third division rounded cognates of the Xián rhyme group by tracing cognates in modern Min languages, and further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existing strata. Following extensive comparisons of Southern Min, Eastern Min and Northern Min, we find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reliable cognates in Proto Min: “泛” (empty, hollow) \*pham5, “範” (sample) \*piam6 and “范<sub>姓氏</sub>” (a Chinese surname) \*piam6, among which the two finals \*-am and \*-iam are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s \*-uam/\*-uap.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of these two colloquial finals is determined by “the existence of medial \*-j- in the third division.” This suggests that: (1) \*-am came from the *Tan* group (談部) in Old Chinese, (2) \*-iam came from the third division rounded finals of the Xián rhyme group, (3) the corresponding literal pronunciations \*-uam/\*-uap were imported after the lat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Moreover, the phonological and semantic evidence and th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show that

---

\*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for phan5 a3 (a stupid person or someone who is easily deceived) in Taiwan Southern Min are “泛罔”.

Keywords: Proto Min, third division rounded cognates of the Xián rhyme group, strata,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 一、前言

以《切韻》為基礎的中古音框架，儘管不同學者之間存在各自不同的擬測，但咸、深兩攝都具備雙唇鼻音韻尾\*-m（陽聲）／\*-p（入聲），已是學者之間的共識。進一步來說，咸攝存在開口韻與合口韻的對立，深攝則只有開口而沒有合口。咸攝開口韻與合口韻的對立只存在於三等的雙唇音聲母字，也就是咸開三鹽葉與咸合三凡乏。<sup>1</sup>根據高本漢的中古音系統，<sup>2</sup>咸攝三等開合口的韻母擬測如下：

咸開三鹽葉-jäm

𪛗 cjä̃m

咸合三凡乏-jwem

帆 c̣bjwem<sup>3</sup>

《方言調查字表》中收錄的咸合三凡乏韻的常用字為：凡帆（平聲）、范範犯（上聲）、泛（去聲）、法乏（入聲）等。<sup>4</sup>本文將以這些常用字為起點，討論咸攝合口三等字在原始閩語中的演變及發展。

關於原始閩語韻母系統的構擬，目前學界最重要的成果是 Norman（1981）所提出的原始閩語韻母系統（Proto Min final system）。<sup>5</sup>這個系統提出之後，已經有學者嘗試運用這個系統來探討原始閩語的層次問題，並將原始閩語中的層次與早期漢語方言（如南朝江東方言）進行有意義的聯繫，<sup>6</sup>也有學

<sup>1</sup> 咸合三凡范梵乏另有非唇音聲母字，但相當冷僻，本文從略。

<sup>2</sup> 以下高本漢中古音系都根據李方桂修訂後的系統。請留意李方桂書中的上古音擬音以-x標註上聲，-h標註去聲，入聲為-p、-t、-k韻尾，平聲不帶標記。至於李書的中古音擬音則沒有標寫調類。為方便對照，本文以c̣標註調類。c̣X、c̣X<sup>2</sup>、X<sub>2</sub>分別對應X這個讀音的平、上、去、入四聲。參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sup>3</sup> 同上註，頁56-57。

<sup>4</sup> 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方言調查字表（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

<sup>5</sup> [美] Jerry Norman, "The proto-Min finals", 收於中央研究院編印：《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年），頁35-74。

<sup>6</sup> 例如梅祖麟利用原始閩語的韻母進行層次分析，從而探討閩語中魚韻\*-uə及支韻\*-ie來自六朝時期南方的江東方言。參梅祖麟：〈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2001年第1期，頁3-15。又有吳瑞文有系統地觀察原始閩語的韻母系統，指出原始閩語中蟹攝開口四等可以構擬為\*-ioi，二等可以構擬為\*-ioi，這兩個韻母都來自六朝江東方言。參吳瑞文：〈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齊韻的擬測〉，《東方語言學》第14輯（2014年10月），頁60-80；吳瑞文：〈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蟹攝二等

者對這個系統提出更為周密深入的檢討及論證。<sup>7</sup>回頭檢視 Norman 的原始閩語韻母系統，其中擬測為\*-m/\*-p 韻尾的同源詞均來自咸攝開口及深攝開口，並沒有咸攝合口三等字。從同源詞比較以及本字研究的觀點，我們認為原始閩語中仍然可以構擬出咸攝合口三等字的讀音，本文的目標就是在現代閩語方言中找出這些同源詞，並根據比較方法擬測它們的原始形式，進而探討其中存在的層次問題。

本文雖以中古《切韻》框架來探討咸攝合口三等在閩語中的演變，但在方法的運用上，本文首先由下而上的在各閩語內部尋找可靠的同源詞，並分別探討各閩語次方言的擬音，從而推導原始閩語中這些同源詞的早期形式。最後才是引入其他不同時代的古音（包括上古音與中古音）擬測，將之與原始閩語的讀音進行比較。

進入討論之前，先說明本文音標標註方式。本文引用之同源詞材料均標寫國際音標，聲調一律以阿拉伯數字標寫調類。阿拉伯數字與中古調類之對應為：陰平-1、陽平-2、陰上-3、陽上-4、陰去-5、陽去-6、陰入-7、陽入-8。閩北語有所謂第九調或陽平甲及陽平乙之分，本文將陽平甲標為 2，將陽平乙標為 9。輕聲標為 0。

本文標寫方言例句時，主要根據萊比錫標注系統（The Leipzig Glossing Rules）而加以簡化。整體而言，凡獨立成段的方言例句都以三行來呈現，第一行為國際音標拼寫，第二行為逐詞標註，第三行為全句中文翻譯。不獨立成段的例句，則僅在音標後標注漢字。

漢語方言往往存在本字認定問題，閩南語音字關係不明的現象更多，本文進行閩南語逐詞標注時，主要採用教育部 2009 年公布，2013 年修訂之《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 700 字詞》（以下簡稱《700 字詞》），不見於前書的則參考《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以下簡稱《辭典》）的用字。<sup>8</sup>不過《700

開口字的擬測》，《聲韻論叢》第 19 輯（2017 年 5 月），頁 63-112。

<sup>7</sup> 例如吳瑞文重新檢視原始閩語\*-y 韻母構擬的合理性，結論認為\*-y 應該修改為\*-jou（\*-jow）。參吳瑞文：〈共同閩語\*-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語言暨語言學》第 10 卷第 2 期（2009 年 4 月），頁 205-237。秋谷裕幸、韓哲夫則從方法論的觀點重新思考原始語的擬測，並以原始閩語聲韻系統進行個案探討。參〔日〕秋谷裕幸、〔美〕韓哲夫（Zev Handel）：〈歷史比較法和層次分析法〉，收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 45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頁 277-335。

<sup>8</sup> 中華民國教育部：《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 700 字詞》，參見：<http://prj.digimagic.com.tw/ntcmin700/>，瀏覽日期：2019 年 12 月 1 日；《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參見：<http://twblg>。

字詞》或《辭典》其中用字與學界認定之本字容有不同。為簡省篇幅，本文用字與上述《700 字詞》及《辭典》若有不同，不一一出註論證，但與本文論題直接相關者則隨文評述。

本文內容安排如下：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到第四節分別探討閩南語、閩東語及閩北語咸攝合口三等字的音韻對應，第五節嘗試擬測咸攝合口三等字在原始閩語中的音韻形式及演變，第六節是結論。

## 二、咸攝合口三等字在閩南語中的音韻對應

咸攝合口三等字在閩南語中有相當明顯的文白異讀，文讀音的規則對應是-uan/-uam（陽聲韻），-uat/-uap（入聲韻）。請看以下同源詞表：<sup>9</sup>

表 1：閩南語咸合三文讀音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凡	huan2	huan2	huan2	huan2	huam2	huam2
帆	huan2	huan2	huan2	huan2		
範	huan6	huan4	huan6	huan6	huam4	huam4
范	huan6	huan4	huan6	huan6	huam4	huam4
犯	huan6	huan4	huan6	huan6	huam4	huam4
泛	huan5	huan5	huan5	huan5	huam5	huam5
法	huat7		huat7	huat7	huap7	huap7
乏	huat8		huat8	huat8	huat8 <sup>10</sup>	

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瀏覽日期：2019 年 12 月 1 日。

<sup>9</sup> 語料來源說明如下：泉州根據林連通主編：《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永春根據林連通、陳章太：《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1989 年）。漳州根據林寶卿：〈漳州方言詞匯（一）〉，《方言》1992 年第 2 期，頁 151-160；〈漳州方言詞匯（二）〉，《方言》1992 年第 3 期，頁 230-240；〈漳州方言詞匯（三）〉，《方言》1992 年第 4 期，頁 310-312；馬重奇：〈漳州方言同音字匯〉，《方言》1993 年第 3 期，頁 199-217。東山根據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卷三十五·方言〉，《東山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及〔日〕中嶋幹起：《福建漢語方言基礎彙集》（東京：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1979 年）。汕頭根據 Fielde 的汕頭話音義字典 Adele M. Fielde,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3)。揭陽根據蔡俊明編：《潮語詞典》（臺北：三民書局，1976 年）。

以上對應中，「凡」的讀音有需要說明之處。「凡」，符咸切，中古是奉母平聲字，但在臺灣閩南語中除了陽平調 huan2 之外，還有陽去調 huan6 的讀法，例如「凡間」huan6 kan1，「下凡」ha6 huan6。我們認為這應當是晚近文讀聲調折合為閩南語固有系統時，所產生聲調上的不規則現象。平行的例子是山攝合口一等的「還」，「還」白話音為 hiŋ2 或 hāi2，文讀音為 huan2，也另有陽去 huan6 一讀。臺灣閩南語「凡」還有 han6 一讀，可能是介音-u-丟失的結果。

根據上表，閩南語的泉漳系方言都讀為-uan/-uat，潮汕系多數讀為-uam/-uap，少數則讀為 huat8（「乏」）。從中古音的觀點來看，潮汕方言基本上較為存古，泉漳系則發生了\*-m > \*-n 以及\*-p > \*-t 的韻尾輔音演變。

至於閩南語咸合三的白話音，有若干詞存在爭議，有爭議者我們放在[]中。請看以下同源詞表：

表 2：閩南語咸合三白話音同源詞表

	永春	泉州	漳州	東山	汕頭	揭陽
[帆]	phaŋ2	phaŋ2	phaŋ2	phaŋ2	phaŋ2	phaŋ2
範	pan6	pan5	pan6	pan6	paŋ6	paŋ6
泛	phā5	phā5	phā5	phā5	phā5	phā5
乏	hat8	hat8	hat8	hat8		hak8

以上同源詞說明如下：

- (一) 在泉州、漳州、潮汕三系方言中，「帆」白話音為 phaŋ2，對應相當嚴整。閩南語稱呼張掛船帆，憑藉風力行駛的船為「帆船」phaŋ2 tsun2。船隻出航稱為「出帆」tshut7 phaŋ2。從音類上來看，咸合三扶咸切的「帆」讀 phaŋ2，相當於通攝白話音（東動工紅），因而與通攝一等薄紅切的「篷」phaŋ2 完全同音，語源認定上不無疑慮。從更廣泛的觀點來看，咸合三「帆」讀同通合一「篷」，是整個閩語

<sup>10</sup> Fielde 標寫為 hwt，此處為國際音標之轉寫。Adele M. Fielde,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p. 180.

共同的音韻現象，不只閩南語如此。關於「帆篷」同音的現象，下文將有進一步的申述。

- (二)「範」，防鏗切（咸合三奉母上聲字），《廣韻》釋為「法也、常也、式也、前也」。<sup>11</sup>從意義上看，文讀音為 huan6，用於「典範」tian3 huan6 或「範圍」huan6 ui2 這類與文字結合相當緊密的書面語。「範」在閩南語中的白話音為 pan6，意思是指可用來作為標準的東西。例如「衫囡範」sã1 a3 pan6，是指裁製衣服的圖樣。也可以說 tsit7 liã3 khɔ5 hɔ6 li2 khi5 tso5 pan6「者領褲與汝去做範」（這件褲子給你去當成標準）。以上的用法符合《廣韻》所說「法也、式也」的意思。閩南語的 pan6 還可以構成其他複合詞，例如「大範」tua6 pan6 一詞，是指一個人舉止大方，自然不拘束；「正範」tsiã5 pan6 則指正規典範，確切無疑，例如 i1 si6 tsiã5 pan6 e2 i1 siŋ1「伊是正範的醫生」（他是正規典範的醫生），引申就是德術兼修的良醫。「儂範」laŋ2 pan6 指人品，也可以指外在的面貌儀表。「範勢」pan6 se5 指情況或態勢，例如 khuã5 tsit7 le0 pan6 se5, i1 si6 be6 lai2 a0「看者個範勢，伊是袂來矣」（看這個情況，他是不會來了）。

另外，汕頭話「範」讀為 paŋ6，用於 tua6 paŋ6（liberal、extensive、large）「大範」。<sup>12</sup>例如：

1.

tsi3	kai2	a1	nõ3	kiã3	sẽ1	lai2	tua6	paŋ6
者	其	阿	孛	囡	生	來	大	範

(This infant is of fine proportions.)

2.

i1	tso5	suu6	sim4	si4	tua6	paŋ6
伊	做	事	甚	是	大	範

(He does things in a very large scale.)

<sup>11</sup> [宋]陳彭年等重修，林尹校訂：《新校正切宋本廣韻》（臺北：黎明文化，1976年），頁337。

<sup>12</sup> Adele M. Fielde,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p. 419.

3.  
i1 kai2 ku2 toŋ4 to1 si6 tua6 tua6 paŋ6 paŋ6  
伊 其 舉 動 多 是 大 大 範 範<sup>13</sup>

(His actions are always such as show breadth of mind.)

以上汕頭話的用法與泉漳系閩南語「大範」tua6 paŋ6 意義相當接近。另外，揭陽話的 paŋ6 意思是「範本」，例如：hue5 m6 tui5 paŋ6 「貨不對範」（貨跟樣本不符合）。<sup>14</sup>由此可見，「範」讀為 paŋ6 或 paŋ6 在各閩南語均有準確可靠的同源詞。

- (三)「泛」或作「汎」，孚梵切（咸合三敷母去聲字），《廣韻》釋為「浮兒」。<sup>15</sup>各閩南語方言普遍存在 phā5 這個詞，意思是指不結實、內部空虛，引申為不實在、隨便，不少材料乃至於《辭典》都寫作「冇」。李如龍指出閩南語的 phā5 的漢語語源就是「泛」。<sup>16</sup>我們同意這個看法，以下利用漢語典籍略做補充。

「泛」的本義是「浮游不定」，如《詩經·鄘風》「泛彼柏舟，在彼中河」，<sup>17</sup>之後引申出「浮泛、不切實」的意思，如《文心雕龍·總術》：「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sup>18</sup>其中「泛論」與「實體」對舉成文，「泛」的意思是「不切實」。閩南語 phā5 這個詞用途相當廣，例如 phā5 tsha2 「泛樵」，指不結實的木柴；蘿蔔因為水分流失，纖維老化致使內部空心，稱為 phā5 sim1 「泛心」；<sup>19</sup>稻穀內部空心或不飽滿稱為 phā5 tshik7 「泛粟」；指無法回收

<sup>13</sup> 中文的譯註是我們加上去的。

<sup>14</sup> 蔡俊明編：《潮語詞典》，頁 284。

<sup>15</sup> 〔宋〕陳彭年等重修，林尹校訂：《新校正切宋本廣韻》，頁 446。

<sup>16</sup> 李如龍：〈考求方言詞本字的音韻論證——兼評閩方言本字 58 例〉，《方言與音韻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 年），頁 105。

<sup>17</sup> 本文凡引用古代漢語典籍，都根據中央研究院開發之《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參見：<https://hanji.sinica.edu.tw/>，瀏覽日期：2019 年 12 月 1 日，特此申明，並致謝忱。

<sup>18</sup>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卷 9，頁 12。

<sup>19</sup> 臺灣閩南語稱蘿蔔空心也可以稱為 phoŋ6 sim1。由讀音來看，陽去調的 phoŋ6 可能與陰去調的 phā5 只是近義詞而非同源詞，來源應當另外討論。附帶一提，phoŋ6 除了 phoŋ6 sim1 一詞外，無法造出 \*phoŋ6 tsha2 或 \*phoŋ6 tshik7 這類語詞，這也間接說明 phoŋ6 與 phā5 關係較為疏遠。

的呆脹、爛脹為 phā5 siau5「泛數」。周長楫《廈門方言詞典》收 phā5 giaʔ8 一詞，意思是不確定的數目（荒數），本字為「泛額」，符合 phā5「泛」的「不定」義；另外有 phā5 tam2，意思是閒聊，本字為「泛談」，意思是交談的內容隨興所至，天南地北地聊。<sup>20</sup>

另外，汕頭話有 phā5，意思是 spongy、light, as bread as pastry、mellow, as fruit；tender yet firm, as flesh。本字為「泛」；又有 phā5 tshek7 (blasted rice)，本字是「泛粟」。<sup>21</sup>揭陽話的 phā5 意思為「不堅實」<sup>22</sup>例句如下：

4.

tshai5	thau2	tāi6	kai2	taŋ4	phā5	kai2	kheŋ1
菜	頭	槓	其	重	～	其	輕

蘿蔔堅實的重，不堅實的輕。

語源也是「泛」。又有「泛粟」phā5 tshek7，意思是內裏不實的穀子。

這裡附帶討論另一個相關的語詞。臺灣閩南語有一個相當常用的口語詞：phan5 a3，意思是笨蛋、傻瓜或指不夠精明而容易受騙上當的人。《辭典》及董忠司總編纂均將 phan5 a3 的漢字寫成「盼仔」。<sup>23</sup>從語源來看，後一音節本字為「罔」（九件切）。至於前一音節的本字，倘若認為是「盼」，則語義上實在難以索解。因此我們認為，「盼仔」是用於書寫的訓讀字，並非正確語源。根據《辭典》及我們的瞭解，臺灣閩南語 phan5 a3 一詞的用法如下：

5.

il	bue3	tshu5	bo2	kiŋ1	giam6,	ho6	lan2	toŋ5	tso5	phan5	a3
伊	買	戍	無	經	驗，	與	儂	當	做	（笨蛋）	

他買房子沒經驗，被人當成笨蛋（欺騙）。

<sup>20</sup> 周長楫編纂：《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304。

<sup>21</sup> Adele M. Fielde,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pp. 445, 89.

<sup>22</sup> 蔡俊明編：《潮語詞典》，頁307。

<sup>23</sup> 承審查人惠示，《台日大辭典》將 phan5 也寫作「盼」。但考《台日大辭典》頁596「盼」phan5 詞條下僅釋為「姓」，並無愚蠢或不慧等義。《台日大辭典》之內容都根據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閩客語典藏》，參見：[http://minhakka.ling.sinica.edu.tw/bkg/bkg.php?gi\\_gian=hoa](http://minhakka.ling.sinica.edu.tw/bkg/bkg.php?gi_gian=hoa)，瀏覽日期：2019年12月1日，特此申明，並致謝忱。董忠司總編纂：《臺灣閩南語辭典》（臺北：五南圖書，2001年），頁1074。

在  $\text{phan5 a3}$  (調值  $\text{phan44 a53}$ ) 一詞中，後一音節為上聲的「囧」 $\text{a3}$  (調值為 53)， $\text{phan5}$  處於音節首的位置，變調後讀為高平的 44。臺灣閩南語有相當活躍的連讀變調，具體而言是非音節末位置的音節都要進行變調。由變調規則來反推，位於「囧」 $\text{a53}$  之前而連讀調 (sandhi tone) 讀為 44 的，其箇讀調 (citation tone) 可能是上聲調，也可能是陰去調。<sup>24</sup>例如：

錄  $\text{pio53}$  > 錄囧  $\text{pio44 a53}$

兔  $\text{tho31}$  > 兔囧  $\text{tho44 a53}$

倘若只有  $\text{phan44 a53}$  這個詞，實在不容易判斷  $\text{phan44}$  的箇讀調是上聲 53 或陰去 31。幸運的是就我們耳目所聞，臺灣閩南語  $\text{phan5}$  可以單獨使用，用來指稱人不聰明或蠢笨。例如： $\text{kəŋ3 li3 phan5}$ ,  $\text{li3 iu7 kəʔ7 siŋ6 khi5}$ 「講汝〔笨〕，汝又固受氣」(說你笨，你又要生氣)。另外臺灣閩南語還有  $\text{soŋ5 phan5}$  一詞，這個詞與  $\text{gəŋ6 soŋ5}$  同義，都是指愚笨、不聰明。<sup>25</sup>我們認為  $\text{soŋ5}$ 、 $\text{gəŋ6}$ 、 $\text{phan5}$  都是指愚蠢或不慧， $\text{soŋ5 phan5}$  和  $\text{gəŋ6 soŋ5}$  乃是同義詞透過複合的方式構造而成的雙音節語詞。由此可以推測， $\text{phan44 a53}$  的  $\text{phan44}$  應當來自陰去 (31) 而非上聲 (53)。在確認了聲調之後，我們認為  $\text{phan5}$  的本字也是「泛」， $\text{phan5 a3}$  就是「泛囧」。從反切的表現來看，咸合三防鏗切的「範」在閩南語可以讀為  $\text{pan6}$ 。那麼孚梵切的「泛」讀為  $\text{phan5}$ ，在聲、韻、調各方面也符合音韻上的規則對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泛」中古屬於敷母，今閩南語讀為  $\text{ph}$ -正顯示它來自輕重唇不分讀為滂母的時期，對應準確而嚴整。需要進一步說明的，乃是語義的問題。

以「泛」指人愚蠢，不夠精明，是從「空虛」義引申而來。閩南語中有另一個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項語義演變，那就是「空」(控)。閩南語稱人癡呆或不明事理為  $\text{khəŋ1 am1}$ 「空閩」(控閩)，

<sup>24</sup> 臺灣閩南語的連讀變調規則可參看楊秀芳：《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頁137-142的描述。

<sup>25</sup> 《台日大辭典》頁827將  $\text{soŋ5 phan5}$  這個詞寫成「儻盼」，第二個字可能是「盼」的形近之誤。審查人指出《台日大辭典》將  $\text{phan5}$  寫成「盼」，或是根據以上紀錄。參看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閩客語典藏》。

khəŋ1 khəŋ1「空空」(恹恹)指人傻傻的、呆頭呆腦的。這裡的 khəŋ1 語源都是「空」，正是取義於「空虛」。《論語·子罕》謂「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sup>26</sup>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說：「空空，鄭或作恹恹」，<sup>27</sup>朱熹《朱子語類》說：「恹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sup>28</sup>由此可見，在閩南語中「空」khəŋ1 由中性的「空虛」義引申為負面的「癡呆」、「愚蠢」義，主要取義於「無一長之實」這個語義內涵。因此，「泛」phan5 基於「空虛」這一語義，也可以透過相同的途徑，發展出類似的用法。換句話說，閩南語中的「空」與「泛」都衍生出「愚蠢」、「不聰明」的用法，正是典型的語義平行發展。<sup>29</sup>

「泛」phā5 也有類似的語義上的平行發展。臺灣中部清水地區閩南語稱笨蛋、傻瓜為 a1 phā5，前一音節為「阿」前綴，後一音節則與上一段表不結實、內部空虛的「泛」同音。<sup>30</sup>我們認為，a1 phā5 一詞中的 phā5 也是「泛」，語音上符合音韻規則規律，語義上也是從「空虛」演變而來。

歸納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就閩南語而言，「泛」讀為 phā5 用來指物品內部空虛、不結實；讀為 phan5 則專指人愚蠢、不聰明，在臺灣閩南語中透過加上名詞後綴「囡」的方式構造出「泛囡」phan5 a3 一詞，指稱「笨蛋」或「不夠精明而容易受騙上當的人」。臺灣中部清水閩南語另有 a1 phā5 一詞，它是以加上指人的「阿」前綴這個方式構造出來的。簡言之，phan5 和 phā5 的核心語義及語源相同，不同的是音韻層次以及指稱人不聰明時所使用的構詞手段。

<sup>26</sup>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10，頁332。

<sup>27</sup>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臺北：鼎文書局，1975年），卷24，頁349。

<sup>28</sup>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正中書局，1982年），卷35，頁1507。

<sup>29</sup> 楊秀芳曾以漢語文獻上的「復」、「還」、「故」為例，指出這些詞的都具備「返回」的實詞義，並且都發展出「仍然」、「再次」的虛詞用法。由此可見「復」、「還」、「故」有語義演變平行的關係，讀者可以參看楊秀芳：〈論「故」的虛化及其在閩方言中的表現〉，《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0期（2004年5月），頁199-242。

<sup>30</sup> 這個語詞的音義承蒙業師楊秀芳教授告知，謹此致上由衷的謝意。

(四)「乏」，房法切（咸合三奉母入聲字），《廣韻》釋為「匱也」。<sup>31</sup>各閩南語都有 hat8（泉漳系）或 hak8（潮汕系）一詞，意思是不足或缺少，依照李如龍的考證，本字正是「乏」。例如：i1 tshu5 lai6 san5 tshia?7, tsī2 tsui3 u8 kha?7 hat8「伊戍裡散赤，錢水有較乏」（他家裡窮，財力比較不足）。<sup>32</sup>揭陽話也有 hak8，意思是「因缺乏而受苦、挨餓，苦缺」。<sup>33</sup>例句如下：

6.

i1 bue6 ke?7 tsī2 hak8 kue5 so3 i3 m6 tsai1 bo2 tsī2 naŋ2 kai2 kho2 tshu5  
伊 未 乞 錢 ~ 過 所以 不知 無 錢 儂 其 苦 處  
他還沒因為缺乏錢而受過苦，所以不知道沒錢的人的苦處。

7.

zek8 zek8 tua6 hə2 tua6 nek8 tso5 ni2 huā2 oi4 hak8 tio?8?  
日 日 大 魚 大 肉 做 呢 還 解 ~ 著  
天天大魚大肉怎麼還會挨了餓？

8.

tua6 tsui3 tŋ2 bue6 khi3 ho3 si2 tsui3 hak8 si3……  
大 水 塘 未 起 好 時 水 ~ 死  
大水塘還沒有建成的時候水苦缺極了……

從語義來看，以上揭陽話的 hak8，語源都是「乏」，由「缺乏」而引伸出「不足」或「匱乏」。

總結以上的討論，在原始閩南語中：「範」可構擬為\*pan6；「泛」指不結實、空虛可構擬為\*phā5，「泛」指人愚蠢、不聰明可構擬為\*phan5；「乏」則可構擬為\*hat8。潮汕系「範」、「乏」的韻尾為-tŋ、-k 是後起的變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咸合三等唇音字的白話音，聲母多數為 p- 或 ph-，只有「乏」的聲母讀為喉音 h-。與上述同源詞相應的文讀音，聲母已全部讀為 h-。另外，「範」在中古為全濁奉母上聲字，原始閩南語卻必須擬為陽

<sup>31</sup> [宋]陳彭年等重修，林尹校訂：《新校正切宋本廣韻》，頁 546。

<sup>32</sup> 李如龍：〈南安市方言志〉，《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60。

<sup>33</sup> 蔡俊明編：《潮語詞典》，頁 42。

去調\*pan6，這顯示「範」在原始閩南語中已經完成濁上歸去的演變，與全濁去聲無別。

從《切韻》框架來看，「範泛」同屬咸攝合口三等陽聲韻，韻母有\*-an和\*-ã兩種讀法，入聲的\*-at則顯然是與「範」陽入相配的音韻層次，也可以視為白話音。這兩組對應彼此間的關係為何？透露甚麼音韻變遷的消息？後文我們將從原始閩語的角度加以說明。

### 三、咸攝合口三等字在閩東語中的音韻對應

閩東語咸合三也有相當清楚的文白異讀，文讀音的規則對應是：-uaŋ（陽聲韻）及-uaʔ/-uak（入聲韻）。請看以下同源詞表：<sup>34</sup>

表 3：閩東語咸合三文讀音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凡	xuaŋ2		huaŋ2 梵	huaŋ2		huaŋ2
帆		xuaŋ2		huaŋ2	huaŋ2	huaŋ2
範	xuaŋ6	xuaŋ6		huaŋ6	huaŋ6	huaŋ6
范	xuaŋ6	xuaŋ6		huaŋ6	huaŋ6	huaŋ6
犯	xuaŋ6	xuaŋ6		huaŋ6	huaŋ6	huaŋ6
泛	xuaŋ5	xuaŋ5				huaŋ5
法	xuak7	xuaʔ7	huok7	huak7	huaʔ7	huaʔ7
乏	xuak8		huak8	hauk8	huaʔ8	huaʔ8

請留意寧德方言的-uok 韻母只有陰入調，-uak 韻母只有陽入調，呈現為互補分布，我們認為更早的讀音應當是\*-uak，陰入調高化為-uok。根據以上

<sup>34</sup> 語料來源如下：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第二十九篇·方言〉，《柘榮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卷三十二·方言〉，《壽寧縣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2年）；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卷三十一·方言〉，《寧德市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卷三十五·方言〉，《閩清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卷三十三·方言〉，《永泰縣志》（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年）；福清根據馮愛珍：《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寧德另外參考沙平：〈福建省寧德方言同音字匯〉，《方言》1999年第4期，頁282-295。

的對應，咸合三同源詞在閩東語中的文讀音似乎應當擬測為\*-uaŋ/\*-uak。不過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觀察閩東北片周寧方言咸合三同源詞的讀音：

凡 xuan2、泛 xuan5、范（範）犯 xuan6

法 xuot7 (xuok7)、乏 xuot8 (xuok8)<sup>35</sup>

從中古音的框架來看，中古咸、深兩攝字在閩東周寧方言今讀為-n/-t，因此「凡泛範犯」等均為-n尾；至於「法乏」目前有-xuot~xuok的自由變體，這顯示-t尾正在消失。有了周寧方言的證據，我們可以把原始閩東語咸合三的同源詞擬測為\*-uan/\*-uat。<sup>36</sup>

咸合三在閩東語中也有若干白話音的讀法，同源詞例如下：

表 4：閩東語咸合三白話音同源詞表

	柘榮	壽寧	寧德	閩清	永泰	福清
[帆]	phuŋ2	phuŋ2	phuŋ2	phuŋ2		phuŋ2
泛	phaŋ5	phaŋ5	phaŋ5	phaŋ5	phaŋ5	phaŋ5

以上兩個同源詞說明如下：

- (一) 扶咸切「帆」讀為 phuŋ2，在各閩東語中與通攝三等「蜂縫」的白話音以及通攝一等「東動工紅」的文讀音有相同的韻母。應當留意的是，閩東語通攝一等「東動工紅」的白話音一般是-øŋ（福清）或-œŋ（柘榮），「帆」絕不讀這類韻母。這個現象顯示，閩東語的 phuŋ2 的語源可能是通攝字而非咸攝字。
- (二) 閩東語中也有表示中空、不實的「泛」，李如龍很早就指出福州話中表示空虛、不實的 phaŋ5，本字是「泛」。<sup>37</sup>林寒生詞條 627 將閩東語的「虛、不實」的語詞都寫成「泛」，用的是正確的本字。<sup>38</sup>在閩

<sup>35</sup> 根據周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第三十四篇·方言〉，《周寧縣志》（福州：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

<sup>36</sup> 秋谷裕幸所擬測的原始寧德方言，咸合三的例字是范（姓）\*huan6 和法\*huat7。這兩個韻母相當於本文的文讀音，參〔日〕秋谷裕幸：《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六十：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18年）。

<sup>37</sup> 李如龍：〈福州方言本字考〉，《方言與音韻論集》，頁186。

<sup>38</sup> 林寒生：《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72。

東周寧方言中，以 *phan5* 表示不實，韻尾讀 *-n* 也說明其語源應當來自原先收 *-m* 的咸、深兩攝。

閩東語中有一個極為常用的口語詞，用來指稱聊天、閒談，例如福州話 *phan44 nouŋ31*、柘榮話 *phan55 ŋoŋ51*，這個詞多寫作「攀講」。<sup>39</sup>我們認為這個詞的語源是「泛講」，前一個音節就是「虛泛」之「泛」。底下羅列林寒生第 565 條「聊天」中的 9 種閩東方言材料，加上福州、柘榮及寧德九都共 12 項材料來進行綜合的推究。<sup>40</sup>先來觀察語料：

表 5：閩東語「聊天」同源詞表

	福州	長樂	福清	永泰	古田	福安
聊天	<i>phan53 nouŋ33</i>	<i>phan44 nouŋ22</i>	<i>phan53 nouŋ32</i>	<i>phan44 nouŋ31</i>	<i>phan33 kouŋ53</i>	<i>phan55 khouŋ42</i>
	寧德	壽寧	周寧 <sup>41</sup>	福鼎	柘榮	九都
聊天	<i>phan55 ŋoŋ42</i>	<i>phan55 koŋ42</i>	<i>phan44 ŋoŋ42</i>	<i>phan44 koŋ55</i>	<i>phan55 ŋoŋ51</i>	<i>phan55 ŋoŋ41</i>

以上的語料都用調值來標寫。閩東語也有豐富的連讀變調，一般而言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節結合為一個詞，非末尾音節的成分都必須變調。也就是說，雙音節詞（或更多音節）的第一音節，其調值會發生變化，與單獨讀時不同。一個音節單獨發音時的聲調稱為箇讀調，處於變調環境下的聲調稱為連讀調。這類連讀變調在各方言中都具有相當強的規律性，可以由此判斷語詞的來歷。

在閩東語「聊天」這個詞中，*phanX*（聲調暫時不計）作為第一個音節，處於變調位置，永遠讀為連讀調。在探求語源時，我們可以利用不同方言

<sup>39</sup> 秋谷裕幸鑒於本字不明，以「口講」或「盼講」的方式標寫「談天兒」這個詞，「盼」的意思是寫個同音字代替。這是相當嚴謹的辦法。〔日〕秋谷裕幸：《〈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六十：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頁 354。

<sup>40</sup> 林寒生：《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頁 68。福州根據馮愛珍編纂：《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寧德九都根據〔日〕秋谷裕幸：《〈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六十：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

<sup>41</sup> 周寧「聊天」一詞讀音為 *phan44 ŋoŋ42*，「泛」讀為 *-ŋ*，是受了後一音節「講」*koŋ42* 的舌根音聲母影響，發生「同化」（assimilation）使然。

之間變調前後的調值差異，交叉比對出第一音節正確的箇讀調，從而排除不符合規則的本字。利用「陰平與陰去的連讀調調值是否相同」這個語音條件，以上 12 種閩東語次方言可以區分為兩類：

第一類「陰平與陰去的連讀調調值相同」。以福州方言為例，福州陰平、陰去在上聲前的變調行為相同，都讀為 53，與福州相同類型的還有長樂、永泰、周寧以及福鼎。就以上 5 種方言而言，陰平字「攀」與陰去字「泛」儘管「箇讀調」不同，但在第一音節會讀為相同的「連讀調」。

第二類「陰平與陰去的連讀調調值不同」。以福清方言為例，一個陰平加上上聲〔1+3〕的雙音節詞，前字調值會由本來的 53（陰平）變為 44（陽平），同時第二音節上聲字調值由 32 變為 44（陰平）。一個陰去加上上聲〔5+3〕的雙音節詞，前字調值會由 21（陰去）變為 53（陰平），第二音節上聲字維持原調值（32）不變。根據以上變調規則，可以反推福清  $phaŋ53 \eta ouŋ32$  第一音節的箇讀調調類是陰去而非陰平，調值為 21 而非 53。與福清相同的類型還有古田、福安、寧德、壽寧、柘榮、寧德九都等 7 種方言。

歸納以上的討論，根據目前學界的看法，閩東語「聊天」一詞，第一個音節的本字至少有「攀」與「泛」兩個可能的本字（語源）。以福州這類方言而言，陰平與陰去在「箇讀調」時有別，但在「連讀調」環境下會混同，因此這類方言無從判斷  $phaŋX$  應當是「攀」或是「泛」。倘若增加比較的語料，利用跨方言比對的方式，找出在「連讀調」環境下仍然能區分陰平與陰去的方言，便能有助於確認第一音節的來歷。以本文討論的個案「聊天」 $phaŋX kəŋ3$  而言，第一音節應當是陰去調（ $phaŋ5$ ）而非陰平調（ $phaŋ1$ ），由此我們便能排除陰平字「攀」這個可能，從而認定本字是陰去字「泛」。總而言之，從比較的觀點來看，只有「泛」 $phaŋ5$  才能同時解釋這兩種不同變調類型的閩東語次方言。

中古咸合三在壽寧還有一個存古的同源詞，那就是用為姓氏的「范」，讀為  $puoŋ6$ ，聲母和聲調都符合「防鏗切」（奉母上聲）的規則對應，韻母則是孤例。秋谷裕幸壽寧斜灘「范」讀為  $poŋ6$ ，與山攝合口三等「飯」 $poŋ6$ 、臻攝合口三等「分」 $poŋ1$  同韻母。<sup>42</sup>這個現象顯示，咸合三「范」在早期閩東方言中可能已經與山、臻攝合口三等唇音字合流了；同時，奉

<sup>42</sup> [日] 秋谷裕幸：《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 135。

母上聲的「范」也已經讀為陽去調，顯示這個詞已經發生了濁上歸去這項演變，情況與閩南語的「範」完全平行。

根據本節的討論，原始閩東語咸合三同源詞中，表示不實、空虛的「泛」可以構擬為\*phan5，鼻音韻尾擬測為-n 的證據主要來自周寧 phan5。至於與「篷」同音的「帆」可以構擬為\*phun2。姓氏的「范」只有壽寧保留，不容易構擬早期的形式。

#### 四、咸攝合口三等字在閩北語中的音韻對應

閩北語咸合三同源詞的對應為陽聲韻-uaŋ / -uaɪŋ，入聲韻-ua / -uai，這類讀音屬於文讀音。請看以下同源詞表：<sup>43</sup>

表 6：閩北語咸合三文讀音同源詞表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凡	uaɪŋ3	xuaŋ2	xuaɪŋ2		uaŋ9	
帆	uaɪŋ3	xuaŋ2	xuaɪŋ2			
範	xuaŋ6	xuaŋ6	xuaɪŋ6	xuaŋ6	huaŋ6	huaŋ6
范		xuaŋ6	xuaɪŋ6	xuaŋ1		
犯	xuaŋ6	xuaŋ6		xuaŋ6	huaŋ6	huaŋ6
泛	xuaŋ6	xuaŋ6	xuaɪŋ6			
法	xua7	xua7	xua7	xua7	hua3	hua7
乏	xua7	xua8	xuai8	xuai1	hua6	hua6

根據以上同源詞表，咸合三陽聲韻在多數方言中的對應相當嚴整，只在建甌有-uaɪŋ 和-uaŋ 兩類對應。入聲韻則崇安、石陂兩地有-ua 和-uai 兩類對應。建甌讀為-uaɪŋ 的韻母只限於 x-及零聲母字，可能是演變的殘餘。<sup>44</sup>整體而

<sup>43</sup> 語料來源如下：建陽、崇安根據李如龍：〈建陽市方言志〉、〈崇安市方言志〉，《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建甌根據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 年）。石陂、鎮前、迪口根據〔日〕秋谷裕幸：《〈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十二之二：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8 年）。

<sup>44</sup> 請留意建甌「凡、帆」，鎮前「凡」都讀為零聲母，我們認為這是 x-聲母零星丟失使然，是個別方言聲母的弱化。

言，以上同源詞在原始閩北語可以構擬為\*-uaiŋ/\*-uai，多數方言演變為-uaŋ/-ua，崇安保留得最為完整。

閩北語中咸合三的白話音同源詞如下：

表 7：閩北語咸合三白話音同源詞表

	建甌	建陽	崇安	石陂	鎮前	迪口
[帆]	phəŋ5		phəŋ2	phəŋ5	phəŋ2	phəŋ2
泛	phəŋ5	phəŋ5	həŋ5	phəŋ5	phauŋ5	phaŋ5
范姓氏	piŋ8	βuŋ6	βiŋ5		pauŋ5	pie8

以上同源詞說明如下：

- (一)「帆」在各閩北語次方言中都與通攝一等「篷」同音，也與「東動工紅」韻母相同。這個現象與閩南語的表現平行，與閩東語不同。
- (二)各閩北語中都以「泛」指空虛、不實在。例如建甌的 phəŋ5 詞條，<sup>45</sup> 可以看到以下的詞例：phəŋ5 pu7「泛腹」，指腹內空洞無物；phəŋ5 py5「泛肥」，指虛胖、不結實；phəŋ5 tshau5「泛樵」，指杉木之類不結實的木料；phəŋ5 seiŋ1「泛心」，指蘿蔔等失掉水分而中空；phəŋ5 kəŋ3「泛講」指閒扯、閒談。
- (三)「范」作為姓氏，在多數閩北語中都保留重唇音的讀法，同時除了鎮前之外，其他閩北語方言「范」都與「泛」的讀音不同。

根據本節的討論，「帆篷」同音的「帆」可以擬測為\*phəŋ2，「泛」可以擬測為\*phəŋ5。至於「范」可以擬測為兩類：一類是\*ɸəŋ6（演變為鎮前 pauŋ5，與「泛」同韻母），另一類是\*pieN6（演變為建甌 piŋ8、建陽 βuŋ6、崇安 βiŋ5、迪口 pie8）。原始閩北語\*pieN6 中的 N 是指某種鼻音徵性，從同源詞來看，無法肯定是哪一個鼻輔音韻尾，同時也不排除是鼻化音的可能。再者，從聲調來看，原始閩北語的\*pieN6 也已經發生濁上歸去的變化。

<sup>45</sup> 李如龍、潘渭水編纂：《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202-203，李如龍、潘渭水以「胖」為本字，我們的看法與他們不同。

## 五、原始閩語中咸攝合口三等字的同源詞及其擬測

### (一) 原始閩語中的咸攝合口三等同源詞

歸納上面二至四節的討論，觀察閩語各次方言咸合三的同源詞讀音，除去文讀音之外，白話音還有兩個明顯的音韻層次，一個是「泛」，一個是「範姓氏」。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與「篷」同音的「帆」。

李如龍（1996）曾探討閩語中「篷」與「帆」的關係如下：

閩方言把帆說成篷。福州音<sub>ㄉ</sub>phuŋ，廈門音<sub>ㄉ</sub>phaŋ。……古閩地只有蜿蜒於山間的溪流，船上應先有篷，後來出海才有帆，所以篷、帆不分，以篷稱帆。一般都以為這個音的本字就是帆。帆，符芝切，在閩南話，凡韻字不可能讀ŋ尾……<sup>46</sup>

我們同意李如龍的判斷。根據這個看法，原始閩南語的\*phaŋ<sub>2</sub>、原始閩東語的\*phuŋ<sub>2</sub>、原始閩北語的\*phəŋ<sub>2</sub>，都是通攝一等薄紅切「篷」的形式，不能納入咸攝合口三的討論。

排除了「帆」之後，依照閩語次方言的表現，原始閩語中可靠的咸合三同源詞及其語音形式，可以擬測如下：

表 8：原始閩語咸合三同源詞表

	原始閩南語	原始閩東語	原始閩北語	原始閩語
白話 I 泛	*phā <sub>5</sub>	*phan <sub>5</sub>	*phəŋ <sub>5</sub>	*pham <sub>5</sub>
白話 II 範／范	*pan <sub>6</sub> 範	puoŋ <sub>6</sub> 壽寧，范	*pieN <sub>6</sub> 范	*pian <sub>6</sub>
文讀 範	*huam <sub>4</sub>	*huan <sub>6</sub>	*xuaŋ <sub>6</sub>	*huam <sub>4</s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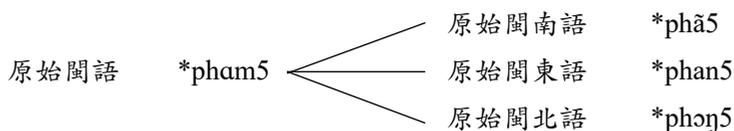
1. 原始閩語中咸合三最早的白話層是「泛」，在原始閩語中的讀音為 \*pham<sub>5</sub>。可以擬測出\*-m 韻尾的決定性證據來自原始閩南語。以原始閩東語為例，「泛」\*phan<sub>5</sub> 與咸、山兩攝洪音字有相同的韻母，因此不容易判斷本字的來歷。若從原始閩南語的觀點來看，原始閩南語讀為 \*phā<sub>5</sub>，這個讀音與來自原始閩南語山攝字\*-uã 或梗攝字\*-ɛ

<sup>46</sup> 李如龍：〈考求方言詞本字的音韻論證——兼評閩方言本字 58 例〉，頁 100。

的同源詞迥然有別，與咸攝開口一等（三藍膽敢）或二等（衫監銜餽）的\*-ā 相同。換言之，原始閩南語\*phã5 這個讀音本身就說明它是個來自咸攝的同源詞。必須留意的是，原始閩東語的「泛」只能擬測為\*phan5 而不能擬為\*pham5。從演變的觀點來看，原始閩語到原始閩東語乃是發生了唇音的「異化作用」(dissimilation)，也就是：\*pham5 > phan5。發生演變的具體機制是音節首雙唇輔音(ph-)與音節末雙唇鼻輔音(-m)由於都帶有唇音徵性([+bilabial])，因而進行發音部位上的異化，促使雙唇鼻音韻尾變成舌根鼻音韻尾。

林倫倫以「奩」(匹貌切，效攝二等滂母去聲)為表示空虛、不實的 phã5 之本字。<sup>47</sup>根據《說文解字》：「奩，大也」；段玉裁注謂「此謂虛張之大」。<sup>48</sup>根據段注，「奩」語義上也與空虛、不實相近。但就音韻地位而言，「奩」是效攝二等陰聲韻字。中古陰聲韻字在潮汕閩南語讀為鼻化韻母容或不無可能，然而在閩東及閩北這些方言則都缺乏帶鼻輔音韻尾的音韻對應，這構成相當明確的反證。<sup>49</sup>換句話說，倘若以「奩」為本字，在音韻上勢必無法解釋閩東 phan5 及閩北 phon5 這類帶有鼻音成分的讀法。從比較閩語的觀點來看，原始閩語表示空虛、不實這個語詞的語源（本字），必然來自陽聲韻而不會來自陰聲韻。總而言之，「奩」無法通過閩東及閩北兩大方言音韻上的檢證，並非正確語源。

原始閩語「泛」\*pham5 演變到下位原始次方言的具體過程如下：



<sup>47</sup> 林倫倫：《潮汕方言歷時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54。

<sup>48</sup>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1974年），頁497。

<sup>49</sup> 關於原始閩語效攝洪音一二等同源詞的層次分析，參看吳瑞文：〈論效攝洪音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及其演變〉，收於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編：《語言研究集刊》第21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8年），頁343-379。

秋谷裕幸擬測原始寧德方言「秕粟」的第一個音節為\*phan5，<sup>50</sup>我們認為本字也是「泛」。應當留意的是，原始寧德方言音系完整保留\*-m/\*-p/\*-n/\*-t/\*-ŋ/\*-k 三類韻尾，但「泛」無法擬成\*pham5 或\*phan5 而仍然是\*phan5，這顯示「唇音異化作用」在原始寧德方言中早已發生，具體的演變方式為：<sup>5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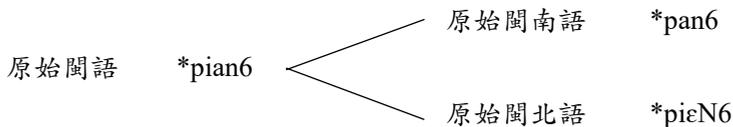
$$*-m > -ŋ / B\_$$

相較之下，周寧則屬於另一種類型：

$$*-m > -n / B\_$$

在嚴格操作比較方法的前提下，原始閩東語「泛」應依周寧方言構擬為\*phan5。

2. 原始閩語中咸合三較晚的白話音層次，同源詞證據在原始閩南語是「範」，在原始閩北語是「范<sub>姓氏</sub>」。依照《廣韻》的反切，「範」與「范<sub>姓氏</sub>」是同音字，古音所提供的音韻線索，為這兩個詞提供了合理可靠的比較基礎。原始閩語中的「範<sub>姓氏</sub>」我們擬測為\*-ian。原始閩北語保留早期的介音-i-，原始閩南語則保留韻尾-n。「範<sub>姓氏</sub>」\*pian6 的具體演變過程如下：



閩東壽寧方言「范<sub>姓氏</sub>」讀為 puoŋ6，壽寧斜灘讀為 poŋ6，都與山臻攝合口三等唇音字合流，這個情況暗示 puoŋ6/poŋ6 乃是\*pian6 後續演變的結果。原始閩南語除了陽聲韻（泛\*phan5、範\*pan6）外，還保留入聲\*-at，例子是「乏」\*hat8，但聲母已轉變為喉擦音 h-，韻母在其他閩語次方言中也沒有平行的例證。

<sup>50</sup> [日] 秋谷裕幸：《〈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六十：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頁 614。

<sup>51</sup> 本文利用規律方式描寫音變時，以 B 代表雙唇音 (bilabial)，涵蓋 p-、ph-、m-。

歸納以上的討論，從比較閩語的觀點來看，我們認為 Norman (1981) 所擬測的原始閩語韻母系統，至少還可以補入 3 個可靠的咸合三陽聲韻同源詞：「泛」\*pham5、「範」\*pian6、「范<sub>姓氏</sub>」\*pian6。這三個同源詞顯示咸合三白話音具有兩個音韻層次，一個是\*-am，另一個是\*-ian。這些同源詞在 Norman 的原始閩語系統中佔據以下的位置：<sup>52</sup>

表 9：原始閩語\*-am 與\*-ian 的同源詞分布

	唇音字	非唇音字
*-am	泛*pham5	三*sam1、膽*tam3、敢*kam3
*-ian	範 <sub>姓氏</sub> *pian6	鹽*siam6、染*niam3、鉗*khiam2

Norman 原先的\*-am (三膽敢) 和\*-iam (鉗鹽染) 都沒有雙唇音的同源詞，本文的「泛」\*pham5 和「範<sub>姓氏</sub>」\*pian6 恰好補足了音韻體系上的空缺。

更進一步來說，「範<sub>姓氏</sub>」之所以讀為\*-ian，乃是由於發生了唇音異化作用。也就是：

\*iam > ian / B\_

從異化作用的觀點，我們可以將「範<sub>姓氏</sub>」的\*-ian 進一步擬測為\*-iam，這是利用「內部構擬」(Internal Reconstruction) 的方式推導出來的。

關於唇音異化現象，還有其他學者的研究可資佐證。例如李方桂觀察上古侵部字的演變，如「芄」\*bjəm 到了中古讀為房戎切\*\_ɓjuŋ；與侵韻往往相押的「風」\*pjəm 到了中古讀為方容切\*\_ɓjuŋ 也是相同的情況。<sup>53</sup>對此李方桂的解釋是，唇音聲母使元音由-ə 轉變為-u，同時也因異化作用使韻尾由\*-m 變成\*-ŋ。鍾榮富也曾以臺灣閩南語及客語為例說明唇音異化作用，他的定義是「如果韻尾是唇音，則音節內絕不可再有其他唇音」，所以臺灣閩客語都沒有 [p/ph/m\_V\_p/m] 這類音節結構。<sup>54</sup>由此看來，[B\_V\_B]

<sup>52</sup> [美] Jerry Norman, "The proto-Min finals", 頁 35-74。請留意 Norman 原文只擬測了韻母，聲母是我們根據同源詞的聲母表現暫時擬定的。原始閩語中咸攝同源詞的擬測及相關問題可參看吳瑞文：〈論原始閩語中咸攝字的擬測及相關問題〉，《漢學研究》第 36 卷第 3 期 (2018 年 9 月)，頁 91-161。

<sup>53</sup>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 45。

<sup>54</sup> 鍾榮富所謂的唇音包括輔音 p、ph、m 及帶有合口徵性的元音，例如 u、o。我們主要著

這類音節結構產生唇音異化是相當常見而普遍的。至於產生異化後的音值，可以有不同的具體表現：上古音\**-jəm* 的異化方向是\**-m* > *-ŋ*；原始閩語\**-iam* 的異化方向則是\**-m* > *-n*。上面我們也看到原始閩語「泛」\**pham5* 在閩語各次方言也往往有不同的韻尾演變方向。以上在在顯示，唇音異化這個音變對咸合三同源詞的影響相當強烈。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將「範范<sub>姓氏</sub>」在原始閩語中的形式進一步改擬為\**piam6*。

## （二）從漢語音韻史看原始閩語咸攝合口三等字的層次先後

從《切韻》框架來看，咸合三在原始閩語中可以擬測出兩類白話音，這顯示原始閩語中保留了不同時期的音韻層次；倘若再加上文讀音，就有三個音韻層次。現在我們嘗試利用漢語音韻史的發展脈絡，說明這三個音韻層次的早晚問題。

首先說明文讀音。從閩語各次方言看來，咸合三文讀音的特點是：第一，聲母都讀為舌根擦音(x-)、喉擦音(h-)或零聲母；第二，韻母都帶有合口性介音-u-。這些線索顯示，閩語文讀音的來源，是個已經發生輕重唇分化的語言。王力已經根據朱翱反切指出，唇音分為重唇與輕唇是從晚唐五代開始的，到了代表宋代語音系統的朱熹反切，「非敷奉」等輕唇音都讀為f。<sup>55</sup>由此可知，閩語咸合三文讀音\**-uam* 的上限不會早於晚唐五代。咸攝韻母的表現也值得留意。金周生曾經以《全宋詞》為範圍，全面考察了中古咸攝陽聲韻(收-m尾)字在宋詞中的押韻情況。<sup>56</sup>《全宋詞》中咸攝陽聲韻字用於押韻共有457闕韻例，其中咸山攝合押341次，咸山臻合押7次，咸山曾合押1次，咸深攝合押1次，咸攝獨用107次。其中咸攝(-m尾)獨用的佔23.4%，咸攝與收-n尾韻攝合押(包括咸山合押和咸山臻合押兩類)的佔76.1%。金周生的結論是「況且詞本來是可以唱的，作者用字總不至於完全用不合口語的讀法來填詞押韻，所以宋詞大量-m、-n韻尾字合押叶韻，我認為正可以代表-m韻尾的字在當時某些地區已經讀為-n尾了」。<sup>57</sup>我們完全同意。宋詞的

限於雙唇輔音p、ph、m在音節內部的異化，並不涉及元音問題，參鍾榮富：《台語的語音基礎》(臺北：文鶴圖書，2002年)，頁207-221。

<sup>55</sup> 王力：《漢語音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頁228-232。

<sup>56</sup> 金周生：〈談-m尾韻母字在宋詞中的押韻現象——以「咸」攝字為例〉，《聲韻論叢》第3輯(1991年5月)，頁85-123。

<sup>57</sup> 金周生：〈談-m尾韻母字在宋詞中的押韻現象——以「咸」攝字為例〉，頁120-121。

押韻現象顯示咸攝從-m 到-n 的韻尾轉移，在宋代口語中確實已經發生。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是，咸合三在閩語文讀音中仍然可以構擬為\*-uam/\*-uap，這顯示閩語的文讀音在現象上相當保守，時代早於宋朝。

原始閩語咸合三的兩個早期音韻層次，就語音而言，最主要的特徵是聲母保持重唇音而不變為輕唇音，聲調上則是發生了濁上歸去。以下根據李方桂，列出咸合三由上古到中古的演變：<sup>58</sup>

	上古音		中古音
泛	*phjamh	>	*phjwem <sup>ㄨ</sup>
範	*bjamx	>	* <sup>ㄨ</sup> bjwem <sup>59</sup>

原始閩語的兩類讀音\*-am 與\*-iam，分別來自不同的時代。現在的問題在於：如何判斷何者較早，何者較晚。

何大安對上古到中古音韻演變的大要曾有扼要的說明，同時對閩語以及書面漢語的音韻特點有所觀察：

閩語有一四等不分、二三等不分以及不顎化的特點，這些特點顯示古漢語的介音成分在閩語中作用甚微。相較之下，從上古到中古這一階段，介音成分的作用非常活躍，往往是啟動變化的關鍵。<sup>60</sup>

以上這段話相當具有啟發性。我們認為，「三等介音\*-j-的有無」正是判斷層次先後的關鍵性指標。在閩語中，三等韻往往有不帶介音的讀法。例如原始閩語中梗攝二三四等「生坑／驚井／青星」都可以構擬為\*-aŋ，止攝「使獅治屎」都可以擬測為\*-əi，這顯示上古漢語在分化為原始閩語時，介音成分（\*-r-、\*-j-）往往失落，因而與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系有截然不同的表現。<sup>61</sup>以咸攝合口三等而言，介音的失落可以寫成\*-j- > ø，這

<sup>58</sup>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 57。

<sup>59</sup> 範（范）的讀音是根據李方桂上古音系統類推而得。

<sup>60</sup> 何大安：〈從上古到中古音韻演變的大要〉，《漢語方言與音韻論文集》（臺北：文盛彩藝，2009 年），頁 236。

<sup>61</sup> 原始閩語梗攝\*-aŋ 的討論可參看吳瑞文：〈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語言暨語言學》第 11 卷第 2 期（2010 年 4 月），頁 297-334，止攝\*-əi 的討論可參看梅

一演變應當發生在最早的音韻層次中。在閩語發生以上的音韻演變之後，閩語又從主流漢語借入了新的音韻層次，這時來源語時代較晚，是個三等介音\*-j-保留完整且相當活躍的語言，並且未曾參與\*-j- > ø 這項早期演變，因而得以保留下來。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泛」\*pham5 和「範<sub>范姓氏</sub>」\*piam6 分別經歷了以下演變：

層次 I	泛*phjamh > *pham5	R1	*-j- > ø
層次 II	範* <sup>ɿ</sup> bjwem > *piam6	R2	*-j- > -j-

層次 I 的 \*pham5 由上古音（談部）直接演變而來，層次 II 的 \*piam6 則由中古音（咸攝）演變而來，兩個音韻層次分別運作 R1 與 R2 這兩條不同的音變規則。同時就規律運作的內部邏輯次序而言，R1 必然先於 R2。附帶一提，原始閩南語的「範」讀為 \*pan6，是 -i- 介音又進一步丟失的結果，是更為晚近的演變。

## 六、結論

本文根據《切韻》的音韻框架，探討咸攝合口三等同源詞在閩語中的表現，並進一步構擬它們在原始閩語中的音韻形式。本文獲致的結論如下：

第一，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而言，咸攝合口三等在原始閩語中的同源詞包括表示不實、空虛的「泛」\*pham 以及表示樣式的「範」及姓氏的「范」\*piam6。原始閩語中 \*-am 和 \*-iam 都是屬於白話音的層次，文讀音的形式為則為 \*-uam。由此可見，咸合三在原始閩語中有三個音韻層次：白話音 \*-am、白話音 \*-iam 以及文讀音 \*-uam。

第二，現代閩語各次方言白話音保留咸合三同源詞的數量不一，對應也頗為參差。意指不實、空虛的「泛」在各閩語次方言中都保留下來，並可以追溯到原始閩語的階段。根據各次方言的表現，原始閩語「泛」可以構擬為 \*pham5。至於原始閩語 \*-iam 這個層次，在原始閩南語有「泛」\*phan5 及「範」\*pan6，入聲則有「泛」\*hat8，形成 \*-an / \*-at 陽入相配的格局。在多數閩北語次方言中，仍然把「范<sub>范姓氏</sub>」的讀音讀為重唇音，並保留三等

介音\*-j-，藉由閩北的讀音，我們可以構擬原始閩語的「範<sub>姓氏</sub>」為\*piam6 (> \*pian6)。原始閩東語中唇音讀\*-iam的層次幾乎完全消失，只有閩東壽寧方言「范<sub>姓氏</sub>」讀 puoŋ6，成為\*piam6在閩東方言中的化石。

第三，透過比較，咸合三陽聲韻可以分析出\*-am、\*-iam以及\*-uam/(\*-uap)三個音韻層次，除去文讀音\*-uam/(\*-uap)外，其他兩個音韻層次分別從不同階段的漢語演變而來。在音韻層次先後的判斷上，我們利用「三等介音\*-j-有無」這個關鍵性指標，指出沒有介音的\*-am來自上古談部(\*-jam)，這個音韻層次發生了R1(\*-j->∅)這項語音演變。至於\*-iam則是來自中古合口三等咸韻(\*-jwem)，這個層次妥善地保留了三等介音\*-j-，也就是R2(\*-j->-j-)。從音韻規律運作的先後次序，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指出R1必然先於R2。由此可以推論\*-am這個音韻層次在時代上早於\*-iam，前者導源於上古音，後者來自中古音。

總而言之，本文探求原始閩語中咸合三的同源詞，主要仰賴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借重前賢的本字（語源）考證，透過既有的同源詞去尋找。例如原始閩語「泛」\*pham5，在各閩語次方言都有可靠的同源詞，但或因寫方言字或因誤認本字而未能指認出來。我們則詳細考察各閩語次方言的表現，從而把音韻對當嚴整且語義密切相關的同源詞有效地聯繫起來。第二種方式是充分利用已知的音韻規則，透過規則本身去觀察口語詞，從而建立正確的音字關係，例如臺灣閩南語中表示「笨蛋」或「不夠精明而容易受騙上當」的phan5 a3一詞，我們考定本字為「泛<sub>困</sub>」。在確認「泛」phan5的音字關係之後，咸合三在閩南語中就有「範」pan6和「泛」phan5兩個詞例，而非只有「範」一個孤證，對於建立咸合三讀-an的音韻層次可以提供更堅實的基礎。

本文文末提供一個附錄，以閩南臺灣、閩東福州及閩北建甌的語料為素材，開列包括「泛」、「泛心」、「泛炭」、「泛樵」和「泛粟」等五條詞彙的比較表，具體說明這些詞都是可以追溯到原始閩語階段的準確同源詞，同時列出原始閩語擬測供參考。<sup>62</sup>我們的目的是想以本文的討論為範例，說明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最初不妨由單字音義比較入手，在建立可靠的音

<sup>62</sup> 附錄中原始閩語咸合三以外的韻母擬測均暫時根據〔美〕Jerry Norman, "The proto-Min finals", 頁35-74，聲母則以臺灣、福州、建甌的聲母表現向上推。語料來源：臺灣閩南語根據董忠司總編纂：《臺灣閩南語辭典》及網路資料中華民國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參見：[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瀏覽日期：2019年12月1日；福州根據馮愛珍編纂：《福州方言詞典》；建甌根據李如龍、潘渭水編纂：《建甌方言詞典》。

字關係後，下一步便可開展詞彙上成系統的比較研究。尤其重要的是，現代方言中詞根及構造都相同（或相近）的多音節詞彙，對於探討原始語的詞彙結構及構詞規則必然會起重要的作用。

【責任編校：林哲緯、廖方瑜】

## 徵引文獻

### 專著

- 〔漢〕許慎 Xu Shen 著，〔清〕段玉裁 Duan Yucai 注：《說文解字注》*Shuowen jiezi zhu*，臺北 Taipei，黎明文化 Liming wenhua，1974 年。
- 〔南朝梁〕劉勰 Liu Xie：《文心雕龍》*Wenxin diaolong*，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6 年。
- 〔唐〕陸德明 Lu Deming：《經典釋文》*Jingdian shiwen*，臺北 Taipei：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1975 年。
- 〔宋〕陳彭年 Chen Pengnian 等重修，林尹 Lin Yin 校訂：《新校正切宋本廣韻》*Xinjiao zhengqie songben guangyun*，臺北 Taipei：黎明文化 Liming wenhua，1976 年。
- 〔宋〕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zi yulei*，臺北 Taipei：正中書局 Zhengzhong shuju，1982 年。
- 〔清〕劉寶楠 Liu Baonan：《論語正義》*Lunyu zhengy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0 年。
- 〔日〕秋谷裕幸 Akitani Hiroyuki：《《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十二之二：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Yuyan ji yuyanxue zhuankan jiazhong shier zhi er: minbeiqu sanxianshi fangyan yanjiu*，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yuyanxue yanjiusuo，2008 年。
- ：《閩東區福寧片四縣市方言音韻研究》*Mindongqu funingpian sixianshi fangyan yinyun yanjiu*，福州 Fuzhou：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renmin chubanshe，2010 年。
-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六十：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Yuyan ji yuyanxue zhuankan xilie zhi liushi: mindongqu ningde fangyan yinyunshi yanjiu*，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yuyanxue yanjiusuo，2018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編：《方言調查字表（修訂本）》*Fangyan diaocha zibiao (xiudingben)*，  
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81 年。

王力 Wang Li：《漢語語音史》*Hanyu yuyinshi*，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1985 年。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Beijing daxue zhongguo yuyan wenxue xi  
yuyanxue jiaoyanshi 編：《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Hanyu fangyin  
zihui (dierban chongpaiben)*，北京 Beijing：語文出版社 Yuwen chubanshe，  
2003 年。

永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Yongtaixian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編：《永  
泰縣志》*Yongtai xianzhi*，北京 Beijing：新華出版社 Xinhua chubanshe，  
1992 年。

李方桂 Li Fangkuei：《上古音研究》*Shangguyin yanjiu*，北京 Beijing：商務  
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80 年。

李如龍 Li Rulong、潘渭水 Pan Weishui 編纂：《建甌方言詞典》*Jianou fangyan  
cidian*，南京 Nanjing：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1998 年。

周長楫 Zhou Changji 編纂：《廈門方言詞典》*Xiamen fangyan cidian*，南京  
Nanjing：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1998 年。

周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Zhouningxian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編：  
《周寧縣志》*Zhouning xianzhi*，福州 Fuzhou：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Zhongguo kexue jishu chubanshe，1993 年。

東山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Dongshanxian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編：  
《東山縣志》*Dongshan xianz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4 年。

林倫倫 Lin Lunlun：《潮汕方言歷時研究》*Chaoshan fangyan lishi yanjiu*，廣  
州 Guangzhou：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daxue chubanshe，2015 年。

林連通 Lin Liantong、陳章太 Chen Zhangtai：《永春方言志》*Yongchun fangyan  
zhi*，北京 Beijing：語文出版社 Yuwen chubanshe，1989 年。

林連通 Lin Liantong 主編：《泉州市方言志》*Quanzhoushi fangyan zhi*，北京  
Beiji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1993 年。

林寒生 Lin Hansheng:《閩東方言詞匯語法研究》*Mindong fangyan cihui yufa yanjiu*, 昆明 Kunming: 雲南大學出版社 Yunnan daxue chubanshe, 2002 年。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Zherongxian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編:《柘榮縣志》*Zherong xianz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5 年。

馮愛珍 Feng Aizhen:《福清方言研究》*Fuqing fangyan yanjiu*, 北京 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1993 年。

馮愛珍 Feng Aizhen 編纂:《福州方言詞典》*Fuzhou fangyan cidian*, 南京 Nanjing: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1998 年。

楊秀芳 Yang Hsiufang:《臺灣閩南語語法稿》*Taiwan minnanyu yufagao*, 臺北 Taipei: 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 1991 年。

董忠司 Dong Zhongsi 總編纂:《臺灣閩南語辭典》*Taiwan minnanyu cidian*, 臺北 Taipei: 五南圖書 Wunan tushu, 2001 年。

壽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Shouningxian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編:《壽寧縣志》*Shouning xianzhi*, 廈門 Xiamen: 鷺江出版社 Lujiang chubanshe, 1992 年。

寧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Ningdeshi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編:《寧德市志》*Ningde shiz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5 年。

閩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Minqingxian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編:《閩清縣志》*Minqing xianzhi*, 北京 Beijing: 群眾出版社 Qunzhong chubanshe, 1993 年。

蔡俊明 Cai Junming 編:《潮語詞典》*Chaoyu cidian*, 臺北 Taipei: 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 1976 年。

鍾榮富 Zhong Rongfu:《台語的語音基礎》*Taiyu de yuyin jichu*, 臺北 Taipei: 文鶴圖書 Wenhe tushu, 2002 年。

〔日〕中嶋幹起 Nakajima Motoki:《福建漢語方言基礎彙集》*Fukken kango hogen kiso goishu*, 東京 Tokyo: 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Tokyo gaikokugo daigaku ajia afurika gengo bunka kenkyujo, 1979 年。

Adele M. Fielde,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3.

## 期刊與專書論文

- 何大安 Ho Dahan：〈從上古到中古音韻演變的大要〉“Cong shanggu dao zhonggu yinyun yanbian de dayao”，《漢語方言與音韻論文集》*Hanyu fangyan yu yinyun lunwenji*，臺北 Taipei：文盛彩藝 Wensheng caiyi，2009 年。
- 吳瑞文 Wu Ruiwen：〈共同閩語\*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Gongtong minyu \*y yunmu de gouni ji xiangguan wenti”，《語言暨語言學》*Yuyan ji yuyanxue* 第 10 卷第 2 期，2009 年 4 月。
- ：〈論梗攝開口字在共同閩語中的演變與層次〉“Lun gengshe kaikouzi zai gongtong minyu zhong de yanbian yu cengci”，《語言暨語言學》*Yuyan ji yuyanxue* 第 11 卷第 2 期，2010 年 4 月。
-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齊韻的擬測〉“Cong bijiao minyu de guandian lun nanchao jiangdong fangyan qiyun de nice”，《東方語言學》*Dongfang yuyanxue* 第 14 輯，2014 年 10 月。
-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南朝江東方言蟹攝二等開口字的擬測〉“Cong bijiao minyu de guandian lun nanchao jiangdong fangyan xieshe erdeng kaikouzi de nice”，《聲韻論叢》*Shengyun luncong* 第 19 輯，2017 年 5 月。
- ：〈論原始閩語中咸攝字的擬測及相關問題〉“Lun yuanshi minyu zhong xianshezi de nice ji xiangguan wenti”，《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 第 36 卷第 3 期，2018 年 9 月。
- ：〈論效攝洪音字在原始閩語中的層次及其演變〉“Lun xiaoshe hongyinzi zai yuanshi minyu zhong de cengci ji qi yanbian”，收入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 Fudan daxue hanyuyan wenzi xueke *Yuyan yanjiu jikan bianweihui* 編：《語言研究集刊》*Yuyan yanjiu jikan* 第 21 輯，上海 Shanghai：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2018 年。
- 李如龍 Li Rulong：〈考求方言詞本字的音韻論證——兼評閩方言本字 58 例〉“Kaoqiu fangyanci benzi de yinyun lunzheng: jianping minfangyan benzi 58 li”，《方言與音韻論集》*Fangyan yu yinyun lunji*，香港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Wu Duotai zhongguo yuwen yanjiu zhongxin，1996 年。
- ：〈福州方言本字考〉“Fuzhou fangyan benzi kao”，《方言與音韻論集》*Fangyan yu yinyun lunji*，香港 Hong Kong：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

- 所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Wu Duotai zhongguo yuwen yanjiu zhongxin, 1996 年。
- 李如龍 Li Rulong :〈南安市方言志〉“Nananshi fangyan zhi”,《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Fujianxianshi fangyan zhi 12 zhong*, 福州 Fuzhou : 福建教育出版社 Fujian jiaoyu chubanshe, 2001 年。
- :〈建陽市方言志〉“Jiayangshi fangyan zhi”,《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Fujianxianshi fangyan zhi 12 zhong*, 福州 Fuzhou : 福建教育出版社 Fujian jiaoyu chubanshe, 2001 年。
- :〈崇安市方言志〉“Chonganshi fangyan zhi”,《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Fujianxianshi fangyan zhi 12 zhong*, 福州 Fuzhou : 福建教育出版社 Fujian jiaoyu chubanshe, 2001 年。
- 沙平 Sha Ping :〈福建省寧德方言同音字匯〉“Fujiansheng ningde fangyan tongyin zihui”,《方言》*Fangyan* 1999 年第 4 期。
- 林寶卿 Lin Baoqing :〈漳州方言詞匯(一)〉“Zhangzhou fangyan cihui (1)”,《方言》*Fangyan* 1992 年第 2 期。
- :〈漳州方言詞匯(二)〉“Zhangzhou fangyan cihui (2)”,《方言》*Fangyan* 1992 年第 3 期。
- :〈漳州方言詞匯(三)〉“Zhangzhou fangyan cihui (3)”,《方言》*Fangyan* 1992 年第 4 期。
- 金周生 Jin Zhousheng :〈談-m 尾韻母字在宋詞中的押韻現象——以「咸」攝字為例〉“Tan -m wei yunmuzi zai songci zhong de yayun xianxiang: yi ‘xian’ shezi weili”,《聲韻論叢》*Shengyun luncong* 第 3 輯, 1991 年 5 月。
- 馬重奇 Ma Chongqi :〈漳州方言同音字匯〉“Zhangzhou fangyan tongyin zihui”,《方言》*Fangyan* 1993 年第 3 期。
- 梅祖麟 Mei Tsulin :〈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 共為不韻」〉“Xiandai wuyu he ‘zhi zhi yu yu, gong wei bu yun’”,《中國語文》*Zhongguo yuwen* 2001 年第 1 期。
- 楊秀芳 Yang Hsiufang :〈論「故」的虛化及其在閩方言中的表現〉“Lun ‘gu’ de xuhua ji qi zai minfangyan zhong de biao xian”,《臺大文史哲學報》*Taida wenshizhe xuebao* 第 60 期, 2004 年 5 月。
- 〔日〕秋谷裕幸 Akitani Hiroyuki、〔美〕韓哲夫 Zev Handel :〈歷史比較法和層次分析法〉“Lishi bijiaofa he cengci fenxifa”, 收入北京大學中國語

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Beijing daxue zhongguo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 *Yuyanxue luncong* bianweihui 編：《語言學論叢》*Yuyanxue luncong* 第 45 輯，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2 年。

#### 會議論文集

〔美〕Jerry Norman, “The proto-Min finals”, 收入中央研究院 Zhongyang yanjiuyuan 編印：《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Zhongyang yanjiuyuan guoji hanxue huiyi lunwenji: yuyan wenzizu*，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 Zhongyang yanjiuyuan，1981 年。

#### 網站資料

中央研究院 Zhongyang yanjiuyuan：《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Zhongyang yanjiuyuan hanji dianzi wenxian: handian quanwen jiansuo xitong*，參見：<https://hanji.sinica.edu.tw/>，瀏覽日期：2019 年 12 月 1 日。

——：《閩客語典藏》*Minkeyu diancang*，參見：[http://minhakka.ling.sinica.edu.tw/bkg/bkg.php?gi\\_gian=hoa](http://minhakka.ling.sinica.edu.tw/bkg/bkg.php?gi_gian=hoa)，瀏覽日期：2019 年 12 月 1 日。

中華民國教育部 Zhonghua minguo jiaoyubu：《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 700 字詞》*Taiwan minnanyu tuijian yongzi 700 zici*，參見：<http://prj.digimagic.com.tw/ntcmin700/>，瀏覽日期：2019 年 12 月 1 日。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Taiwan minnanyu changyongci cidian*，參見：[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index.html)，瀏覽日期：2019 年 12 月 1 日。

附表：原始閩語「泛」及其相關詞彙在現代閩語中的表現

原始閩語形式	現代閩語次方言的讀音與釋義
*pham5 泛	臺灣 phã5 鬆軟、結構不紮實。 福州 phaŋ5 (1) 不實；不堅固；(2) 空洞。 建甌 phoŋ5 (1) 空虛不實；(2) 不實在。
*pham5 *sim1 泛心	臺灣 phã5 sim1 食用植物的根或莖中心形成海綿狀，食之粗糙無味。 福州 phaŋ5 niŋ1 (s-) 樹木果菜等中心乾了或空了。 建甌 phoŋ5 seiŋ1 (蘿蔔等) 因失掉水分而中空。
*pham5 *than5 泛炭	臺灣 phã5 thuã5 (1) 指燒過的炭；(2) 結構不結實的炭。 福州 phaŋ5 thaŋ5 木柴燃燒充分後，放進瓦罐等不通氣的容器裏，所得的炭叫泛炭。與炭窯裏燒出的炭相比，泛炭質鬆軟，易燃，不耐燒。 建甌 phoŋ5 thuiŋ5 竈膛裏燒完木頭留下的炭，或指炭窯裏用杉木或竹子所燒的炭，即不很堅實的炭。
*pham5 *tshau2 泛樵	臺灣 phã5 tsha2 質地鬆軟的木柴。 福州 phaŋ5 ʒa2 (tsh-) 指杉木、梧桐等質地疏鬆的木材。 建甌 phoŋ5 tshau5 杉木之類不結實的木料。
*pham5 *tshyok7 泛粟	臺灣 phã5 tshik7 有稻殼沒有穀粒或穀粒不飽滿的稻穀。 福州 phaŋ5 ʒuoʔ7 (tsh-) 空的或不飽滿的子實，秕子。 建甌 phoŋ5 (tsie3) 秕穀，秕子，空的或不飽滿的穀粒。